

新念坊 「無毒有偶」 戒毒輔導計劃分享集

伴侶工作於戒毒服務中的初探

「無毒有偶」戒毒輔導計劃



督印人：黃羨琰 助理總幹事
工作小組：李惠華、陳詠斯、李芳、劉志霖、
鄭家輝、黎冠輝

出版：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新念坊
電話：8202 1313
傳真：2633 9331
電郵：neoh@skhwc.org.hk
網址：http://neoh.skhwc.org.hk/

出版日期：二零一七年三月
發行數量：1,000 本
設計及印刷：Wabi sabi

贊助：禁毒基金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WELFARE COUNCIL LIMITED



贊助

序

社會普羅大眾認為吸毒者的核心問題在於其毒癮本身，只要戒除了毒癮，其餘的問題便會迎刃而解，事實卻不然。雖然近年整體吸毒數字下降，但吸毒所引發的家庭問題、子女問題卻不住湧現，可見吸毒所帶來的問題對家庭亦帶來沉重的打擊。可想而知，只集中處理戒除毒癮未必有完滿的結局，不少伴侶不單未能破鏡重圓，更會對下一代造成嚴重的傷害。所以能有效改善伴侶關係，不單能處理吸毒問題，也同時間成為家庭改變現狀的動力，摯親的支持往往是吸毒者戒除毒癮的基石，不少吸毒者因著伴侶的支持、子女的鼓勵，成功戒除毒癮。協會得蒙禁毒基金的支持，於2013年7月至2017年4月期間推行『無毒有偶』戒毒輔導計劃，透過重建吸毒者和伴侶的親密關係以提升戒毒動機及持守的能力。計劃邀請不同的專業人員參與，包括家庭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中醫、性治療師、攝影師等，建立跨專業平台，一同強化吸毒者和伴侶、孩子間的親密關係，對抗毒品的誘惑。

我們希望藉著這本分享集，與大家分享計劃中的成果，鼓勵從事戒毒服務的同工，除專注處理毒癮以外，也要留意鞏固伴侶及家人的支持，與吸毒者及其家人同行，更有效地走出毒品的深淵。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黃羨琰 助理總幹事

編者的話

過往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的主要個案對象為戒毒及復康者，其伴侶、家人以及子女均不能列入在內，而根據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下稱為中心）過往服務經驗，戒毒者身邊的重要親人參與整個戒毒療程，更有助預防他們復吸。有見及此，中心推行『無毒有偶』戒毒輔導計劃，嘗試引入嶄新服務理念，結合同伴、家庭工作手法於戒毒服務。在計劃開展時，確曾遇到不少困難及挑戰、見過戒毒者與家庭的美麗畫面、觸碰過許多傷痛、與他們一起流淚、也一起歡笑。在整合前線服工作經驗和計劃所得的資料過程中發現不少服務的啟示，看到伴侶、家庭工作在戒毒服務中的需要及重要性。

這本分享集名為「伴侶工作於戒毒服務中的初探」，由計劃簡介、發現與再思、跨專業合作及與計劃相遇四部份組成。計劃在參加者戒毒療程中，加入以提升兩性關係的伴侶輔導服務，並且強化伴侶及家人在療程中的參與。這些工作手法，過往甚少在本港有系統地應用及研究，因此我們推行計劃時確實有點摸著石頭過河，但過程卻令我們

對戒毒者的伴侶／家庭形態有進一步的認識和體會，而且帶給我們新的視野去理解他們，好好發掘每個吸毒者家庭的資產，善用資產成為對抗毒品的基石。儘管這些發現不是數據化又欠缺科學的驗證，我們仍希望和業界及所有關心吸毒問題的人士，透過文章分享我們的發現，引起大家的關注。

計劃即將結束，希望大家閱讀這書的時候會看到，與戒毒者和他們的家人同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可以與他們一起走過生命的起跌，不只單靠社工的專業和努力，而是透過計劃築起了平台，與家庭治療師、中醫師、性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攝影師、不同的戒毒服務同工等跨業的合作才能成事。計劃更讓我們相信家庭工作、預防子女吸毒、跨專業合作，是未來戒毒服務的重要方向。我們要再次感謝禁毒基金的撥款，以及各合作伙伴的參與，有著彼此的同行，令戒毒者和他們的伴侶、孩子脫離毒品的陰霾，更有力地邁步向前。

「無毒有偶」 戒毒輔導計劃

『無毒有偶』戒毒輔導計劃於 2013 年 8 月至 2017 年 4 月為吸毒者和他們的伴侶提供服務。

計劃目標

1. 讓參加者釐清毒品與自身和伴侶的關係，從而鼓勵參加者作戒毒的決定。
2. 為戒毒康復者及其伴侶建立健康的伴侶關係和促進家庭的功能，強化康復者原有的生活系統，減低復吸的機會。
3. 發掘隱性的吸毒組群，鼓勵正在受兩性關係困擾的吸毒人士及其伴侶尋求服務。

目錄

序	p.01
編者的話	p.02
『無毒有偶』戒毒輔導計劃	p.05
· 計劃目標	
· 計劃內容	
· 計劃參加者背景概況	
發現與再思	p.16
· 從放大鏡看伴侶關係	
· 小三？止痛藥？炸彈？	
· 我們都一同付上毒品的代價	
跨專業平台	p.40
· 吸毒者新建家庭常見形態	方少玲女士
· 從「身」出發	黃文廣醫師
· 鏡頭下的加油站	Suteki Hung
· 毒鴛鴦	鄭家輝
· 我遇見「他們」	劉志霖
與計劃相遇	p.52
· 家。可以。療癒	
· 我們結婚了	
中心簡介 / 鳴謝	p.60



計劃內容

服務對象：吸毒者 / 康復者及其伴侶
服務區域：全港

服務內容

1. 輔助 / 治療性服務

社工個案輔導

婚前輔導 / 婚後成長輔導

· 藉「PREPARE/ENRICH 婚前輔導 / 婚後成長心理測驗」分析伴侶關係

家庭治療輔導

· 由家庭治療師向參加者提供輔導，協助處理成長中的傷痛及關係中的糾結

家庭支援小組

· 透過不同主題的小組，協助服務對象對自身需要的察覺，加強伴侶間親密、互補和互相依賴的角色

家庭探索營

2. 發展性服務

伴侶愛漫遊

· 伴侶需為對方設計甜蜜拍拖活動，活動過程中可獲資助，透過計劃至實踐的經歷，增潤伴侶間親密的關係

生活沙龍

· 透過拍攝，讓伴侶間建立多些共同回憶

生活拾趣

· 透過一系列的興趣小組，讓伴侶間發展正向的生活和培養彼此間的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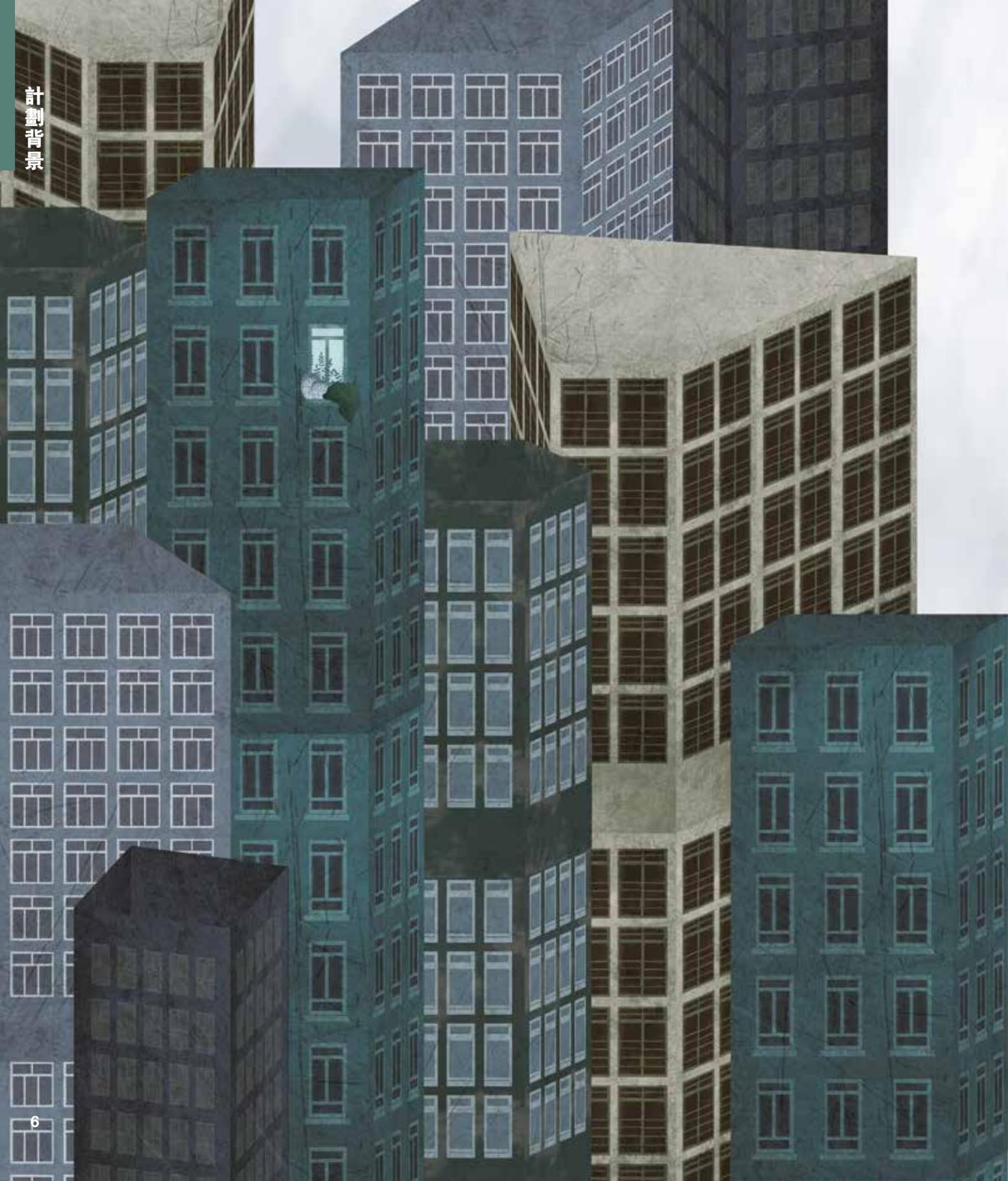
3. 輔助性服務

婚前 / 婚後生育檢查

中醫支援服務

子女智力 / 情商評估

性治療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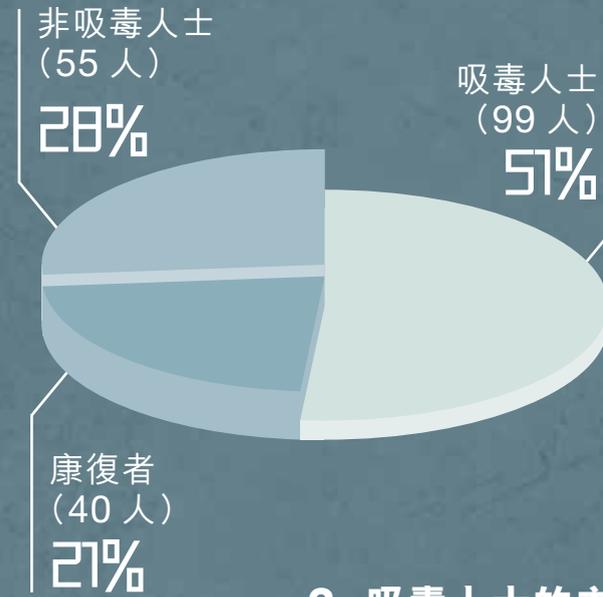
計劃參加者的背景資料概況

計劃截止 2016 年 6 月，共有 97 對戒毒者及伴侶，即 194 位參加者參與計劃。伴侶的組合，依據吸毒行為分類為吸毒人士、戒毒康復者及非吸毒人士，逾半的參加者參加計劃時有吸毒的行為（圖一）。因此，他們參與計劃時仍需處理吸毒行為，藉此計劃提升戒毒動機或緩減情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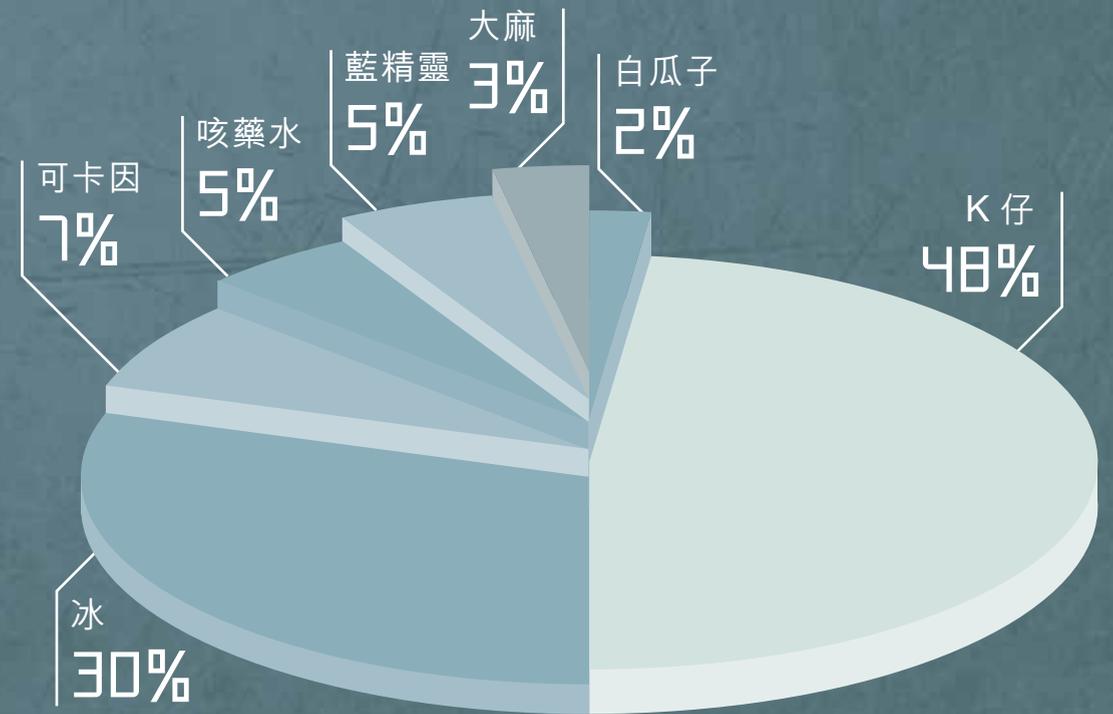
參加者以年輕的伴侶為主，超過 7 成的參加者年齡 35 歲或以下（圖三），可見所建立的家庭 / 伴侶關係都不是太長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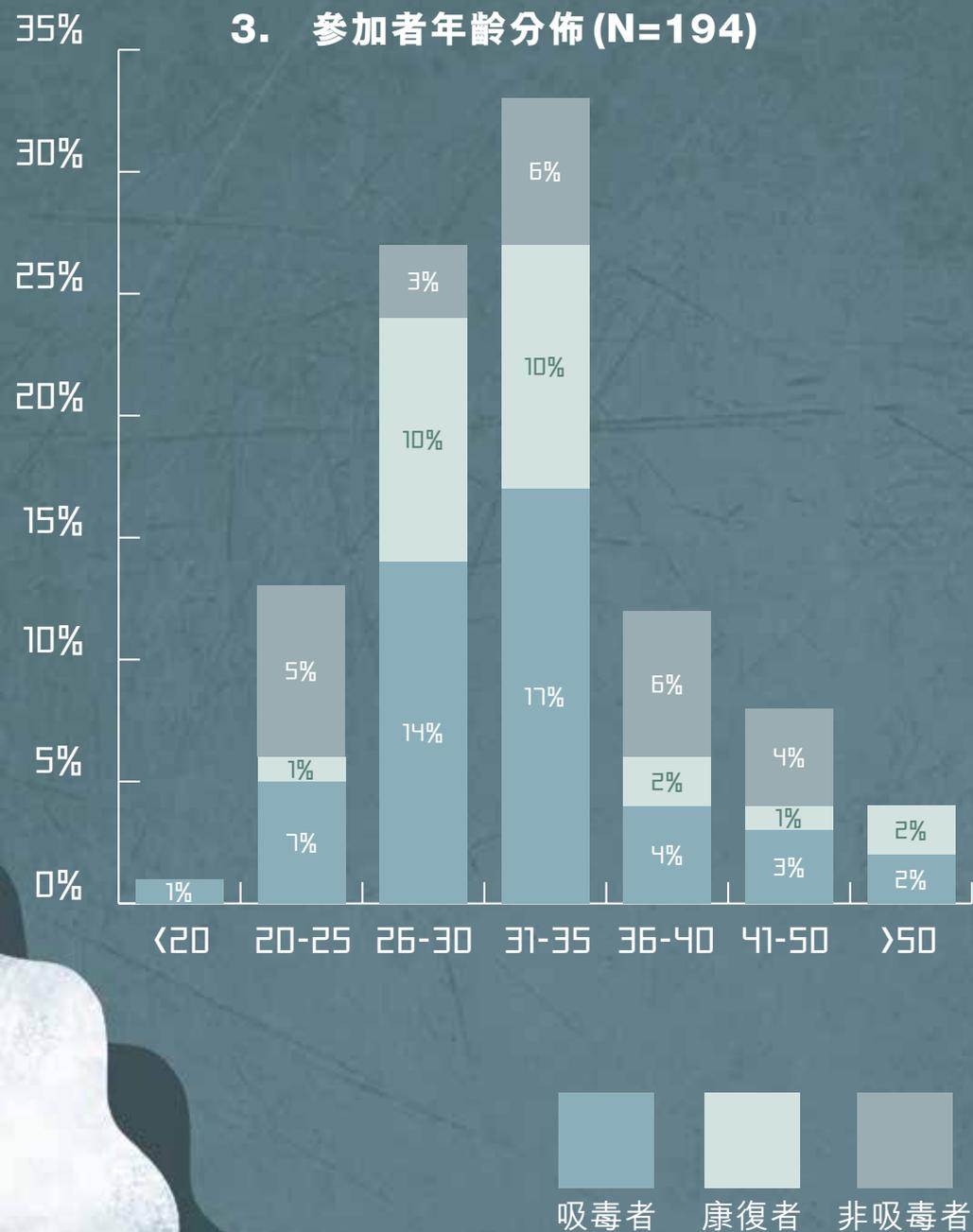
計劃中，已婚的參加者佔 48%，而同居的有 45%，因此他們關係密切，不過面對著不同的伴侶 / 婚姻問題，如有 40% 的參加者曾考慮離婚（圖九），故此，計劃的核心服務 - 伴侶輔導及家庭工作便正正回應他們的需要。由於接近六成的參加者為全職工作，因此他們參與計劃的時間多只限於晚上或假日。此外，有兩成為家庭主婦，以及接近七成的參加者家庭需照顧孩童（圖八），但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幼稚園兒或以下的幼童（圖十），故此計劃重視親子、親職的工作，對他們十分重要，而且以兒童需要入手的服務，很受參加者歡迎。

1. 參加者吸毒情況 (N=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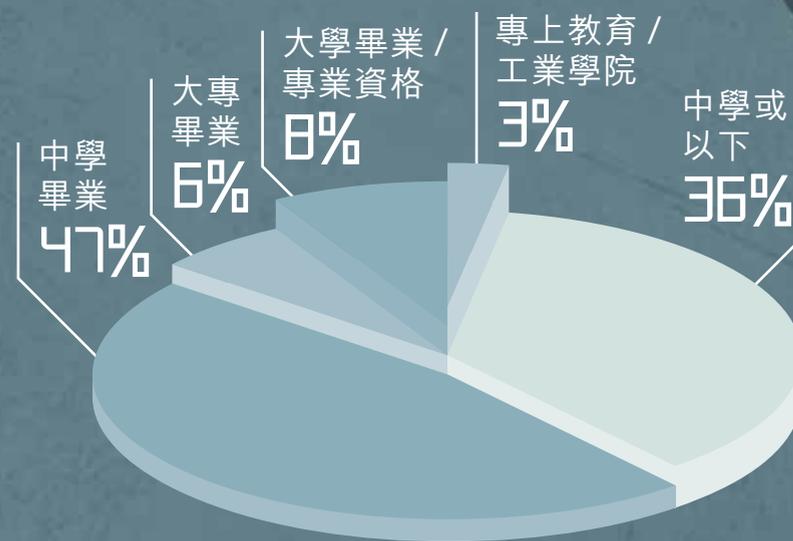


2. 吸毒人士的主要吸食毒品類別 (n=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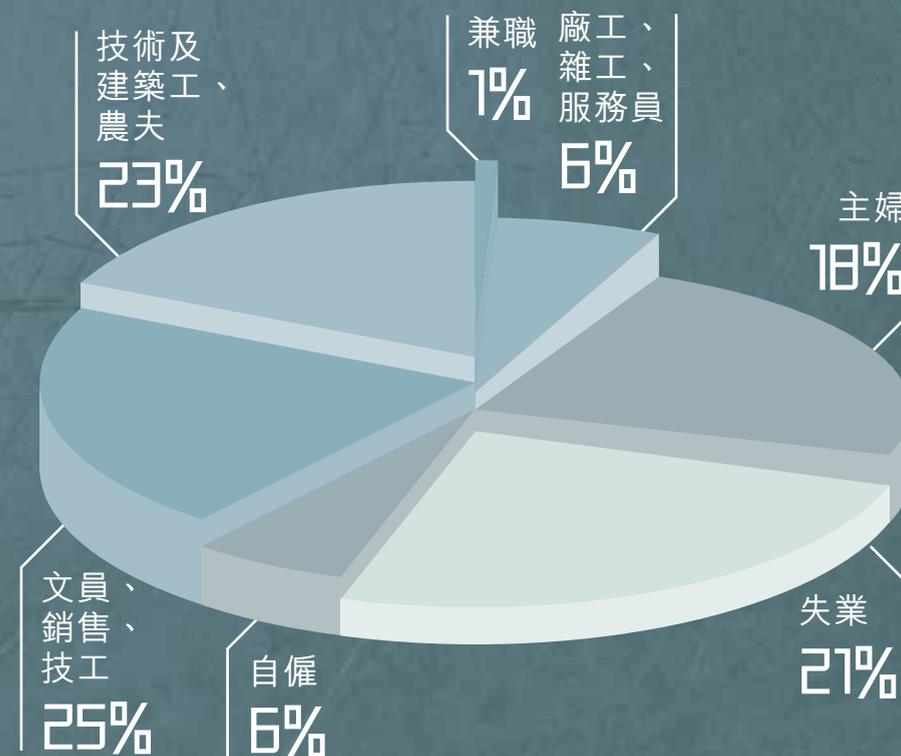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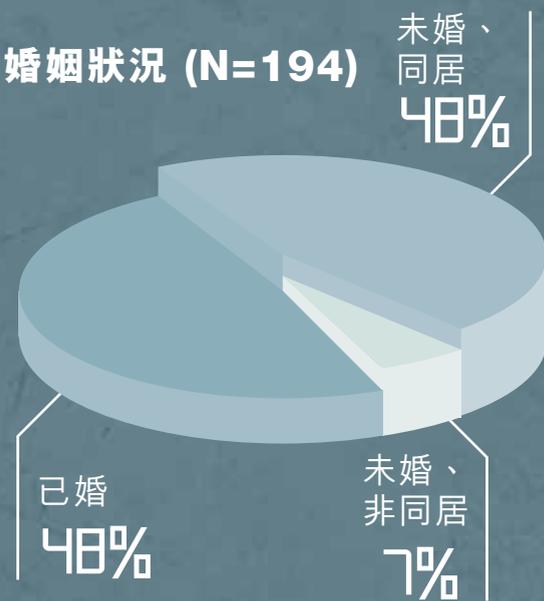
4. 參加者的學歷程度 (N=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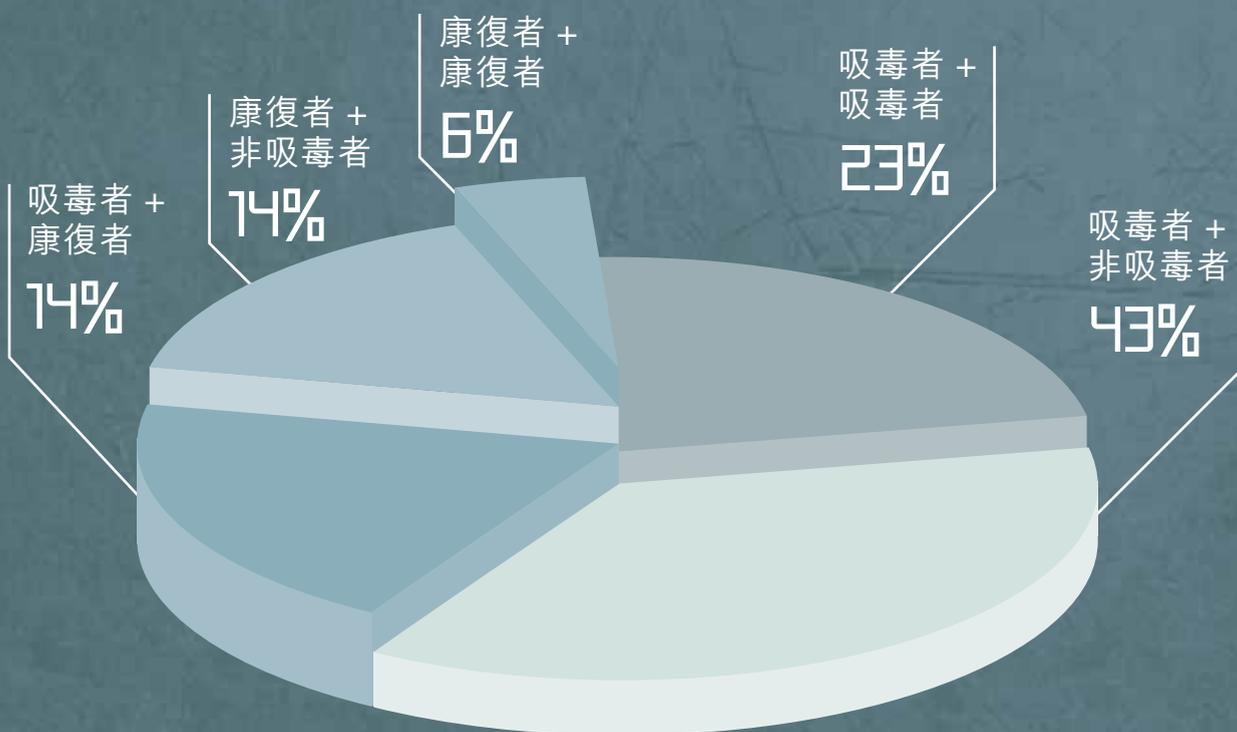
5. 參加者的職業分類 (n=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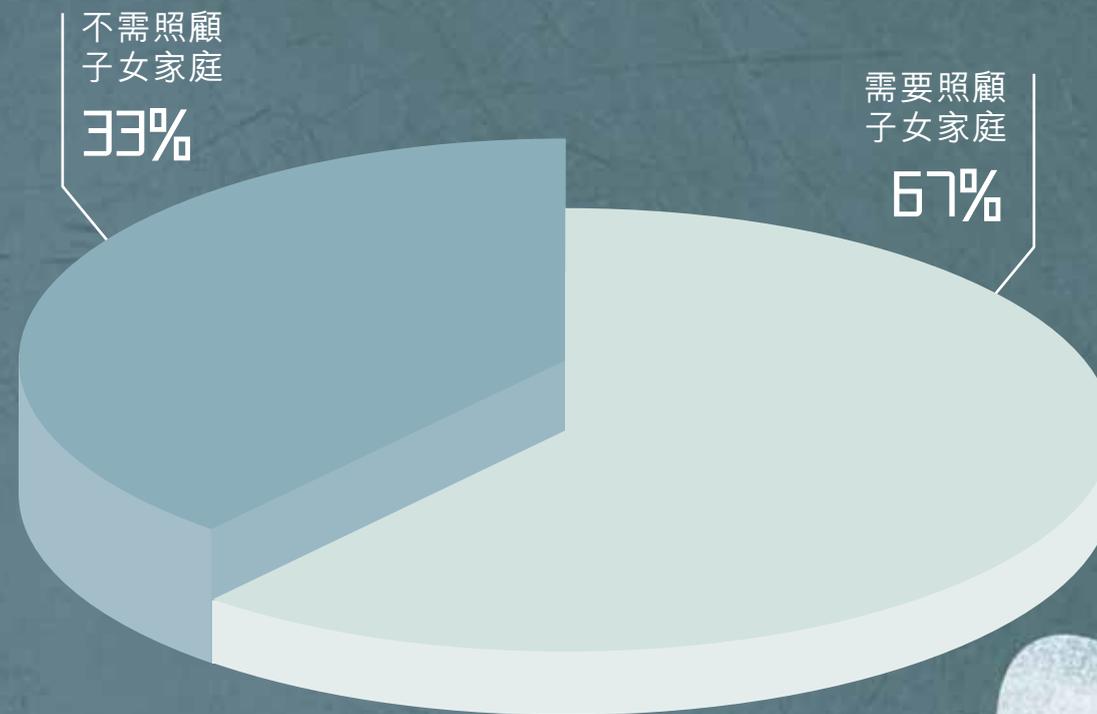
6. 婚姻狀況 (N=194)



7. 伴侶的組合 (N=194)



8. 需要照顧子女的家庭比例 (n=97)



*在此「需要照顧子女」的定義是負責照顧子女日常生活。例如部份個案的子女已由前度伴侶全權照顧，而與現時伴侶未有子女，則算作「不需要照顧子女的家庭」。

9. 伴侶關係的複雜性



結婚兩次或以上的伴侶佔

16%



已婚的伴侶中，曾經考慮離婚佔

40%

會有三段或以上親密關係佔

39%

10. 照顧孩童的複雜性

28%



與前度或前前度伴侶育有子女的伴侶佔

67%

照顧孩童的伴侶佔



當中入讀幼兒園或以下孩童的佔

63%

發現與再思

計劃每一個家庭、伴侶都活在毒品的陰霾，
我們發展陰霾下他們都有著不同的共同點。

從放大鏡 看伴侶關係

本計劃運用婚前預備 / 婚後成長評估工具 (下稱 REPAIR/ENRICH) 提升參加者對個人和伴侶關係的認識及促進成長。REPAIR/ENRICH 是美國心理學家大衛·奧遜博士 (Dr. David Olson) 設計的一套婚前輔導 / 婚後成長的心理測試工具。在過去二十五年來，有超過一百五十萬對夫婦曾使用 REPAIR/ENRICH 問卷。它的設計是利用 195 條問題從十一個不同的角度全面評估婚前與婚後的伴侶關係。REPAIR/ENRICH 涵蓋範圍很廣，如原生家庭、吸毒 / 酗酒、生活質素、被虐經歷和伴侶關係等，本文會分析計劃中 REPAIR/ENRICH 的幾項最顯著數據及綜合前線經驗，去探討吸毒者、康復者、其伴侶及孩子的服務需要。

收集數據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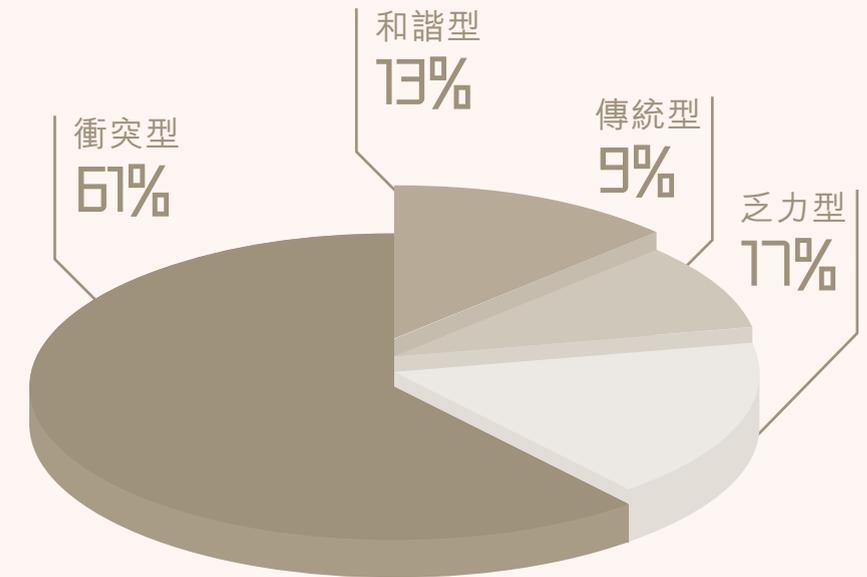
是次分析採用於計劃中完成 REPAIR/ENRICH 問卷的 47 對參加者 (即 94 位) 的數據再作深入分析。絕大多數參加者是在參加計劃的初期填寫 REPAIR/ENRICH 問卷，未參與計劃治療性項目，如社工、家庭治療師輔導服務，因此數據中顯示的服務需要可被視作為沒有受到計劃的理念和價值觀影響，數據具高的參考性。



吸毒者伴侶關係 (1)

大部份伴侶屬「衝突型」

吸毒者伴侶形態 (n=94)



根據計劃數據顯示，87% 伴侶相識時間少於 2 年，而當中最顯著的伴侶形態是「衝突型」佔 61% (上圖)。相比香港於 2004 年的 Prepare/Enrich 數據顯示，全港衝突型伴侶只佔 29%，可見吸毒人士的伴侶形態屬衝突型的比率明顯較高。衝突型伴侶的特徵是伴侶間較多差異、缺乏溝通及解決衝突的技巧。因此關係的不穩定性較高、離婚率亦比其他的伴侶形態高。計劃中伴侶形態次高的是「乏力型」，佔 17%，與 2004 年香港伴侶數據中的 14.3% 較接近。特徵同樣是缺乏溝通及解決衝突的技巧，而且欠缺轉變的期望和動力。這正反映吸毒人士的伴侶關係不穩定性極高，彼此關係欠缺穩定的基石，吸毒者經常面對兩性關係及婚姻問題。他們需要與伴侶進入婚姻輔導、令彼此能有適切的溝通及具解決問題的能力，裝備他們可以面對生活上的種種挑戰。

PREPARE/ENRICH 問卷中把各項目所得的分數進行分析，我們發現最多受訪者需改善的項目依次序是「性格」(78.7%)、「衝突處理」(70.2%)、「財政管理」(63.8%) 及「溝通」(59.6%)。「性格」這項目是指伴侶間的態度及相處方式，這與一般性格測試中所指的意思不同。「性格」項目的分數嚴重偏低，跟上文指出計劃參加者多屬衝突型和乏力型伴侶的情況相合，加上圖表 (9) 指出參加者伴侶關係十分糾結、複雜，他們一方面要改善相處方式、衝突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處於複雜的伴侶關係中，因此必須加強兩性關係、伴侶介入的服務。除此，吸毒人士和伴侶常因不善理財而煩惱，包括失業、將金錢用於購買毒品上，欠缺儲蓄習慣及對家庭的開支沒有概念。因此，他們對理財或財務管理元素的服務亦相當渴求。





吸毒者 伴侶關係 (2)

當吸毒者戒毒後，
可以在伴侶關係中獲得
更多的正面經驗

分析數據發現，「吸毒者復康後在伴侶關係中會較未戒毒前更愉快」。在伴侶關係中，復康者比吸毒人士感到快樂的頻率較高 (unpaired sample t-test, $P = 0.05$)。復康者跟非吸毒者相比，感到快樂的頻率上沒有顯著分別 (unpaired sample t-test, $P = 0.37$)。由此可見，康復者感到戒毒後對關係帶來正面的果效，因此我們不應把戒除毒癮視為服務的終結，反之應善用這契機，為康復者提供正面家庭體驗的活動，以維持復康的動力。

吸毒者伴侶關係 (3)

康復者更不願意正面處理伴侶關係

PREPARE/ENRICH 問卷會量度受訪者願意正面處理彼此伴侶關係的程度。我們加以分析當中數據後發現，「康復者比吸毒人士更不願意正面處理關係上的問題」 (unpaired sample t-test, $P = 0.073$)。雖然這項數據的誤差值比統計學建議的嚴緊研究標準 $p < 0.05$ 稍高，但完全符合我們在計劃的觀察，所以仍具相當參考價值。

吸毒一向被認為會破壞個人的社會功能 (social functioning)，對個人、家庭及社會造成嚴重影響。因此，社會普遍假設當吸毒者戒除毒癮後，他們的社會功能會有所提高。而康復者應比吸毒者處理生活解難和關係上的能力亦有所改善，然而這次分析結果中卻得出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康復者比吸毒人士更不願意正面處理關係上的問題」。發現吸毒者復康後，處理伴侶關係的能力不單沒有改善、提升，反而有所降低。

不少研究指出，吸毒人士會依靠毒品去

舒解伴侶關係帶來的壓力、不安、焦慮等負面感受。若吸毒人士康復後，沒有學懂正面減壓的方法，他們處理伴侶關係的能力亦不會得到顯著提升，而且處理伴侶關係時亦會面對更大的壓力，甚至因此重吸。所以即使解決了吸毒的問題並不表示伴侶關係問題得到解決，如何能填補毒品原先的角色，讓康復者能正面處理伴侶關係才是處理問題的核心。據我們前線工作經驗所得，許多康復者不願意正面面對伴侶關係上的困難。我們認為這反映毒品確實在伴侶關係上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同時也指出現時戒毒復康服務的盲點：未能提升康復者處理關係上問題的能力，導致戒毒者完成戒毒療程後往往因破裂的伴侶關係而重吸或產生其他的沉溺問題。而且由於康復者傾向逃避面對伴侶關係，工作人員往往需要較長時間促使康復者反思與伴侶相處的情況，才能令康復者有足夠動力參與服務。



跨代的影響 (1)

父母越吸毒 / 酗酒，
孩子越感到受虐

分析結果發現，「被訪者的父母曾吸毒 / 酗酒，受訪者便會越感到被父母虐待」(unpaired sample t-test, $p = 0.007$)。而「父母吸毒 / 酗酒的頻率越高，被訪者感到被父母虐待的頻率亦會提高」(unpaired sample t-test, $p = 0.004$)，這些數據明確指出上一代吸毒 / 酗酒問題與下一代感到被虐待的關聯性。我們觀察到吸毒行為會削弱父母對兒童的成長及情感需要的回應，例如有參加者表示自幼討厭父親，因他酗酒並經常發脾氣，感到父親沒有真正照顧過自己。而亦有參加者的子女表示父母經常以各種原因離家數小時，令他們感到不安、害怕，並且有疏忽照顧之嫌。這分析結果不單指出父母吸毒 / 酗酒對令孩子感到受虐，也與以下的發現有所的關聯。

跨代的影響 (2)

父母吸毒 / 酗酒對下一代伴侶關係的影響

我們把被訪者分成「曾遭父母虐待」及「未曾遭父母虐待」兩類別作比較，分析結果顯示另一項在統計上很難得的發現，「曾遭父母虐待的被訪者感到受伴侶更頻密的虐待」(unpaired sample t-test, $p = 0.00001$)。我們再透過另一種檢定方法，把「遭父母虐待的程度」與「感到被伴侶虐待的程度」作比較，亦有一致的發現：「當受訪者越被父母虐待，他們越會感到被伴侶虐待」(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0.55$, $p < 0.00001$)。我們相信這是反映曾遭父母虐待的受訪者，在伴侶關係中對被傷害的感覺愈見敏感。而且遭父母虐待次數越多，更易感到被傷害、被虐。曾遭父母虐待、甚至長期受虐的受訪者，當他們長大成人後，因著成長期的不幸，影響他們與別人建立親密、坦誠關係的能力，令伴侶關係不穩，甚至出現家暴的狀況。

這發現與我們在計劃的發現和文獻的論述相似。當兒童在被照顧的環境中受恐懼圍繞、受虐時，他們會變得對人失去信任及形成不安感，他們會發展出負面的自我形象及對別人生不信任感。這種不安會在他們成長後的人際關係中表現出來，影響

到對伴侶關係的滿意度。近年不少親密關係的研究指出，兒時受虐的人有明顯「再受害化」(revictimization) 的傾向。兒時被虐的經歷會讓人對伴侶關係產生質疑、不信任、焦慮及恐懼，甚至感到受虐是自招及活該的。由此發展成的矛盾親密依附關係，一方面渴望情感聯繫及被高度關注，另一方面當感到這些期望被否定、有落差便會產生強烈負面情緒、衝突，甚至引起家暴 (Bartholomew et al., 2001; Kapeleris & Paivio, 2011; Whishman, 2006)。相關文獻亦指出，兒時受虐人士在成長後的伴侶關係會一直受到嚴重影響，包括對關係的滿意度、容易產生負面、操控性極強的相處模式 (Bartholomew et al., 2001; Kapeleris & Paivio, 2011; Whishman, 2006)，我們在計劃中亦有類似的發現。

由此可見，面對父母吸毒 / 酗酒情況的個案，我們需要提供深入的輔導及治療性服務，以復修滿載負面情緒及受創的伴侶關係，這發現同時揭示吸毒對下一代的影響。我們可以預見，現時吸毒人士的孩子亦會面對「再受害化」及欠缺建立正常伴侶關係的能力。因此及早向吸毒人士子女提供輔導及治療服務顯得尤為重要。



跨代的影響 (3)

跨代吸毒的延續性

分析結果顯示，「35% 曾吸毒受訪者的父母有吸毒 / 酗酒的情況，而且當中 66% 吸毒 / 酗酒的父母屬中度至嚴重的沉溺程度」。另一項數據顯示，當父母吸毒 / 酗酒情況越嚴重，他們的子女（受訪者）吸毒的情況也越嚴重 (unpaired sample t-test, $P=0.0245$)，這結果顯示吸毒情況是跨代性的。所以要打破吸毒跨代性的循環達至截流的果效，除現時的戒毒工作不可鬆懈外，為吸毒人士子女提供適切服務更是刻不容緩。

參考文獻：

1. Bartholomew, K., Kwong, M. J., & Hart, S.D. (2001). Th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 New York, NY: Guilford.
2. Blakely, T. J. & Dziadosz, G. M. (2003). Community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ne agency's model of case management. *Care Management Journals*, 4(3), 129-135.
3. Kapeleris, A. R., & Paivio, S. C. (2011). Identity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as mediator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and adult lov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20(6), 617-635. doi:10.1080/10926771.2011.595764

4. Nelson, S. (2015). Adult Attachment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mong Men Who Experienced Childhood Abuse, 45. Retrieved from <http://scholarworks.waldenu.edu/dissertations/1827/>
5. Olson, D. & Knutson, L. (2004).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remarital and Married Couples. (A study of Life innovations)
6. Whishman, M.A. (2006). Childhood trauma and marital outcomes in adulth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3, 375-386. doi:10.1111/j.1475-6811.2006.00124.x

小三？ 止痛藥？ 炸彈？

一般人提到毒品的禍害時，很自然便會聯想到毒品對個人身體和精神上的影響，往往忽略了身邊人，特別是伴侶關係的破壞。毒品對身體和精神健康造成的傷害，尚且可以透過戒毒和醫療的介入去緩減傷害，但當毒品介入了一段伴侶關係中並帶來傷害，要驅逐這位「不速之客」離場，修補關係便不是等閒之事，若果吸毒者和伴侶都輕視了這位「不速之客」的破壞力，伴侶雙方，及至整個家庭都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關係，是雙方，甚至多方的，故此，要緩減甚至消滅「不速之客」帶來的傷害，吸毒者與伴侶，甚至乎整個家庭都需要共同面對和合作。

在云云個案生命故事中，毒品在伴侶關係中常用「小三」、「止痛藥」和「炸彈」的方式現身：

1. 小三

吸毒者與毒品相處的時間和依附比元配伴侶更多、更深，活像是吸毒者的情人，計劃中的參加者，素兒（化名）與她丈夫相識時雙方都是吸毒者。素兒形容兩人沒有真正的拍拖、共處，雙方回家後不住的索K，大家不需要太多的交談，連唯一的對話內容都是關於毒品。素兒與伴侶的生活圍住毒品來轉，不但相處的時間貢獻給了毒品，連僅有的收入都交給了毒品，彷彿所有喜樂都是從毒品而來。雖然兩個人在拍拖，但毒品卻彷彿比伴侶更親近自己，就好像一段關係中兩個伴侶各自地與毒品談戀愛一般。

毒品於他們初相識，感情萌芽時已經介入彼此關係，兩人之間連基本的了解和情感交流都欠奉，更遑論感情基礎。及後至兩人的孩子出生，雖然素兒已經成功戒除毒癮，但丈夫依然故我地與毒品相戀。在缺乏感情基礎的情況下，看見丈夫為了毒品而放下彼此的相處、溝通、家庭生活及親子時間，更使素兒感到毒品對丈夫而言比她這位元配更親密、更重要。眼見丈夫與毒品這位小三愛得難捨難分，素兒自己才更像是這段三角關係中多出來的第三者。





2. 止痛藥

吸毒者的成長往往充斥許多的創傷，包括被最親的人虐待、疏忽照顧，有些更是在欺凌中成長。根據依附理論，成長中不斷的創傷經歷，使他們呈現焦慮不安 (anxious-ambivalent)、焦慮逃避 (anxious-avoidant)、紊亂 (disorganized) 的依附模式 (Hesse and Main 1999, Shaver & Mikulincer 2002)，成長後不懂正面處理親密關係 (Hazen and Shaver 1990)。但伴侶關係又豈會一帆風順？在成長歷程中飽歷風霜的他們，在伴侶關係中面對問題時無法正面處理親密關係，傾向逃避和退縮，毒品就成為了他們逃避問題的「止痛藥」。

計劃的參加者，阿明 (化名)，在一次輔導中與社工分享他與太太相處及吸毒之間的關係。阿明指自己最常吸毒的時間正是和太太爭拗後。每當兩人關係緊張，或者

他遭太太責備時，他便會以毒品來麻醉自己，令自己可以平靜下來，避免與太太直接衝突。或許在主觀感受上，毒品真的能使亞明冷靜下來，使他好過一點，但其實毒品只是中斷了阿明與外界聯繫，拖延了問題為阿明帶來的痛苦感受，卻沒有正視及解決過任何問題。事實上，當太太看到阿明神情彷彿時，便會知道他又吸食毒品了。伴隨而來的是太太的憤怒、失望情緒大爆發，令彼此的關係火上加油，出現惡性循環。就如上文提及的素兒，她表示與丈夫相處感到沉悶、看不到將來，因此透過吸食毒品，希望將苦悶、失望、煩惱驅走，讓她得以繼續維持這段關係。毒品成了伴侶關係中的止痛藥，暫時消除問題帶來的痛苦感覺，但彼此相處的問題一直得不到正視和解決，雙方的距離只會越走越遠，對關係的傷害更大。

3. 炸彈

由於毒品大大削弱吸毒者的自我控制、解決問題的能力，成為伴侶相處中的衝突來源，活像一枚炸彈，為伴侶關係投下重重的一擊。本港雖未有吸毒引致離婚的確實數字，但吸毒引致的財務問題、衝突處理、溝通、信任、生活相處等問題，卻是吸毒者與伴侶婚姻破裂的要因。不少外地學者 (Amato and Previti, 2003) 指出吸毒是繼不忠和生活上不協調後，第三個令夫婦離婚的原因。毒品為親密關係帶來張力，又會削弱吸毒者解決問題及情緒控制的能力，再加上近年盛行人容易情緒失控的冰毒，使家暴的危機四伏。

計劃中的琪琪 (化名) 便是一個例子。一次的偶然，讓國內成長的琪琪結識了港人丈夫。結婚產子後，琪琪便申請來港與丈夫團聚。滿心以為團聚就是美好結局的琪琪，卻在一起生活後才發現丈夫有吸食冰毒的習慣，兩人更常因金錢及溝通的問題而衝突。在一次各不相讓的衝突中，丈夫捏著琪琪的頸，幸好當時五歲的女兒即時報警求助，衝突才不至釀成慘劇。縱然丈夫事後深表悔意，努力戒除毒品，但毒品這枚重型炸彈一旦投下，傷害便已經做成。當兩人的關係被毒品炸至重傷破裂，傷痕便需要彼此很多的努力才能修補。

我們看到毒品往往衝着吸毒者不善處理

伴侶關係的特點乘虛而入，擔當伴侶關係中小三、止痛藥及炸彈的角色。這三個角色不一定是單獨出現，很多時都會同台出現，使毒品與伴侶的關係充滿糾結。吸毒者面對着伴侶關係與毒品之間複雜的糾纏，即使他們盡力處理毒品問題，破裂的伴侶關係亦不一定能重圓。而且毒品這位「不速之客」，只會繼續找機會重返於關係中，為伴侶雙方、甚至下一代繼續帶來沉重的傷害。關係是多方的互動所組的，吸毒者單方面的付出並不足以處理關係中的問題，因此，伴侶雙方需要透過坦誠相處、學習溝通、建立信任等的課題，重建關係。正正如此，戒毒服務的社工更需要裝備自己，擁抱的不只是吸毒者，亦要與他們的伴侶、摯親同行。

是次計劃中，我們透過婚姻、家庭輔導的介入與參加者一起了解他們與伴侶的關係狀況、揭示毒品於伴侶關係中的真面具，並與參加者一起發掘他們關係中的資產，共同築起重重的保護網，守護親密關係中的美好。而在改善關係的同時，啟動吸毒者的戒毒療程，讓摯親的愛與支持成為戰勝毒品的基石，一起對抗毒品的引誘和傷害，使毒品無法再介入他們的生命和關係當中。我們深信，只要伴侶雙方同心協力驅逐毒品，重建伴侶親密的關係，即使路是難行，新天新地必定可再現。



參考文獻：
 Amator P. R. & Prviti D. (2003). People's Reasons for Divorcing: Gender, Social Class, the Life Course, and Adjustment.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 24 No. 5, July 2003 602-626
 Hazan, C. & Shaver, P. R. (1990). Love and work: An attachment-theore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9(2): 270-280
 Hesse E. & Main, M. (1999). Second-generation effects of unresolved trauma as observed in normal treating parents: Dissociated, frightened and threatening parental behavior. *Psychoanalytic Inquiry*. 19: 481-540.
 Shaver, P. R. & Mikulincer, M. (2002). Attachment-related psychodynamics. *Attach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4: 155-175



我們都一同 付上毒品的代價

「親子工作」不是本計劃的工作重點，但在計劃中，我遇上許多吸毒伴侶和他們的下一代，發現吸毒的父母都很重視他們的孩子。因此，我們在計劃中增加親子本位的元素，而且成為我們計劃中的試點。而這個的介入元素，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吸毒者的戒毒動機，因他們與一般父母無異同樣都重視孩子，每每提及孩子的反應都較其他事情為之更快樂及喜悅。

事實上，吸毒父母及孩子因著吸毒問題互相糾結，吸毒對家庭帶來的影響，已經不只是一個人的問題。只要吸毒者都成為父母，家庭就成為了犧牲品。讓我們分享在計劃中，吸毒父母與孩子們境況的觀察及當中對服務的再思。

對於吸毒的父母……



內疚，讓我面對不到孩子

思韻：「其實我知孩子很乖，但他愈懂事，
我愈內疚，我們是個絕對失敗的父母」

思韻(化名)育有三位與前後不同男友所生的孩子，但經歷三段感情創傷令她依靠安眠藥去面對生活中的艱難：低收入、居所不穩定、精神病、孤單、年幼產子、孩子學習上的特殊需要、長年獨力照顧孩子、孩子曾接受寄養服務的經驗及近年孩子對她不信任的態度等。這一切都帶給她極沉重的內疚感，內疚的糾結把她壓得更傷、更痛。

根據研究指出，吸毒父母對孩子常懷內疚和羞恥的感覺，認為自己是失敗的父母，這些感覺成為她參與治療的障礙，內疚感覺甚至影響她照顧孩子的能力 (Cyleste C. C.

et al., 2003)，如過度補償或供給孩子的要求。就如思韻一直認為未能對孩子(大哥及二妹)好好照顧，感到非常內疚，以致在照顧初生的三弟時，即使在經濟困難下，仍不受控地購買了大量嬰兒物品，以過份溺愛的育兒模式作出補償，減低她因吸毒而帶來的內疚感。內疚與吸毒之間存在著一種難以理解的關係，是內疚令她吸毒？還是吸毒令她走入內疚？事實卻是這已經成為一個不易打破的循環。其實，接納自己陰暗的部份，對於吸毒者而言，才是重要。

冷漠，
是我面對孩子的最舒服的方法
曉明：「我不想，但總是
“對家庭冷漠”…」

記得一位戒毒爸爸曾說，「每當孩子想和我傾談，我便要求他們推遲明天再說。然後，我又用另一個藉口，避免與他們談話。我知道不斷的推遲，最終令他們不想與我說話，他們最終只與媽媽對話」。這種的冷漠，其實是戒毒父母一種不懂面對家庭的安舒法。

根據調查，吸毒父母傾向對家庭、孩子保持冷漠 (Kadushin 1988, Piran 1989)。計劃中，我發現許多的父母對於育兒感乏力，以致透過「吸毒」來為自己在育兒及處理關係上「加力」。而且，父母傾向著力地把自己和家人拉遠，因為這是他們面對家庭的生存方法，所以他們許多時候也會用不同的藉口來逃避與孩子溝通及接觸，令原本疏遠的親子關係，更加抽離。這模式讓我想起的，像是電影《冰雪奇緣》中主角築起一座冰宮，把自己永遠留在那處一樣，自我隔離且忽略自我對愛的需求。結果，不但吸毒者受自己原生家庭的負面影響，當他們長大當了父母後，自己渴望著愛與被愛的內在小孩 (inner child) 卻是停滯了，再被冰封及遺留在那處，不懂得愛與被愛。



靠它(毒品)，我才可留在家
紫兒：「就是因為毒品，
我才能面對對孩子…」

吸毒父母大都知道毒品的傷害，但對它卻又愛又恨。因為他們知道，沒有毒品，他們更難留在家中，計劃中的紫兒(化名)曾分享：「當我在伏冰的時候，我可更好地控制自己及管教孩子，一方面頂得住他的脾氣，另一方面更容易投入在親子關係的喜樂中，由於不能沒有孩子，所以也不能無冰…」而在紫兒戒毒的日子，她努力地減少使用冰的用量，但另一個殘酷真實又出現，就是她耐不住孩子的吵鬧，於是給他全天候打電子遊戲機，孩子不到一個月情緒變得更差。作為她的社工，我一直與她同行康復路，更感受到她付出的力氣(面對戒毒、不安、育兒)，可真一點也不易。



孩子們，都當大人了
慈母般的雪雪：「李姑娘，
妳要幫我的媽媽，她曳曳！」

孩子們，都說是自己的錯
焦慮的健健：
「為何我總是覺得隨時也會分離？
都是我曳，
媽媽都說過我曳就離開我。」

對於毒子： 磨滅了依附和信任 發展的下一代孩子

在外國的「童年受創經驗研究」中我們發現，童年時經歷的創傷，將會造成孩童生理上、情感上、心理上的問題，日後也會轉變成憂鬱、焦慮、心臟病、壓力失調及頭痛等問題，很大機會出現成癮 (伊東明, 2003, Friel & Friel, 2013) 以及共依存的症狀 (Melody B., 2011)。我相信跨代吸毒就是在此誘發，我們確要看守這些家庭，令毒品在這代「止步」。

雪雪 (化名) 是一位六歲的小女孩，父母均為吸毒者。在她心中，家庭充滿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年幼的她，從小便在不安和恐懼中成長，因為她知道，家中有「秘密」(父母吸毒)，而這些秘密是不可隨便向老師等人透露，怕父母因毒品突然離開。我記得第一次接觸雪雪及她母親時，她比媽媽更清醒 (據我的觀察，媽媽受冰毒的影響下，對人充滿猜疑)，當家訪將要結束時，雪雪乘媽媽走開時主動走過來，說了以上的一句話。我感覺…彷彿媽媽的雪雪，她的主動、殷切，似在告訴我「她要守護好媽媽」及「可以給我一些幫助嗎?」。我當時咽哽了，只能微笑再也說不出話。

計劃中，我們發現吸毒的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常出現角色轉換，孩子在年幼時已充

當「小大人」的角色 (parental child)。父母受毒品的影響，當家庭面對問題及危機時，父母不能有效地發揮角色，於是孩子被迫要求扮演成年人，承擔了照顧者角色與需求 (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他們擔心家庭生活的種種，如經濟和父母的健康，但什麼都不懂得處理，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形影不離地看著父母。「小大人」其實是一種不健康的人格早熟，孩子畢竟是孩子，他們的性格、價值觀、人生觀等還不成熟，但就要提前擔當照顧別人的責任。但事實上，這角色並不符合他們成長的步伐 (Chase, D. & Wells, 1998, Johnson, 2001)，為日後出現許多心理疾病埋下的伏線。

親子關係是兒童建立信任的核心，但在毒品影響下，他們的父母常突然地離開他們 (如入醫院、入獄)，這些過早的分離狀況，不但影響了父母與子女關係，更影響孩子專注於他們日常生活的各項能力，例如校園學習及人際關係的能力。

在計劃中，我看到愈年幼的兒童，面對父母突然離開，孩子們很多時候都會理解為這是他們的錯，將事情大小都擱上身上。

這是許多孩子形容與吸毒父母分離的對話，而分離的真相卻可能是被捕、服刑、到戒毒所、入醫院、父母分居/離婚等。受毒品的影響，吸毒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缺乏誠信及可靠性，這破壞了孩子需要穩定性和安全感。我們在計劃看見，基於未能與父母建立一個穩定的依附關係，孩子們往往難以信任他人，以致難以讓別人（甚至社工）進入他們的世界。加上孩子，為保護自己和不再受傷，他們有時會著力地保持沉默或顯得份外的警惕，逐漸令孩子形成孤立的人際關係與性格。

孩子們，都與焦慮結伴了
 孩子們：「媽媽說爸爸都到很遠的地方工作了。」
 「但為什麼如此的突然？爸爸平日都常在家？為什麼爸爸到外工作，但又不能聯絡得上？他出了事嗎？」



孩子們，已接受不到再次失去了

Youko：「當我回家的時候，我的孩子不會相信我去浴室…」

李姑娘：「你認為孩子這麼的緊貼著你…是什麼意思？」

Youko：「因為他們害怕我…不會回來。」



Youko(化名)的兒子朗然(化名)只有八歲，雖年紀小小朗然已經多次因父母未能照顧而入住寄養家庭。起初認識朗然，他明顯出現退縮情況。因成長中他感到不能信任親人及照顧者。所以他被培養出對親人不信任的態度，即使父母從監獄或戒毒所回家，孩子都變得高度警惕，監視父母一舉一動。因此他才會發出一連串的問題「你要去哪裡？你什麼時候回來？」

計劃所見，這類的孩子們擁有高度敏銳力，凡所有可能引致家庭危機的線索，均會引發不安感，特別當他們擔心父母的去向，害怕失去父母時，情緒更易爆發。在我的接觸，這類型的孩子能敏銳地感受父母的愛是否出自於真誠，但另一面，孩子會因為渴求愛而壓抑住這些不滿足的敵意。這種壓抑其實就是「因為我需要妳，所以我必須要壓抑住我的敵意。」(Schultz & Schultz, 2011)因此，在與孩子進行輔導時，我不難感受他們常出現混亂，並且往往會透過表現不同情緒，如擔心、冷漠、憤怒、衝動及恐懼，以及行為上倒退、睡眠問題等來發出他們已經「接受不到失去了」的警號。

可給我們出路嗎？
 「讓孩子成為你的依附，重燃家庭的健康依附經驗」



計劃即將劃上句號，我們透過戒毒者及孩子分享每一個片段，感受到當中家庭承受的傷痛。但，相信有很多苦，卻是埋藏在他們的最深處，不想被觸碰，怕揭露時會一發不可收拾。不過，戒毒者的家庭，是否如此毫無可取？注定悲劇？不是，只要家庭中最寶貴的資產：愛，仍在，一切也可轉變。而孩子，正正是家庭的珍寶。

根據依附理論，每個人都需要依附和被依附。促進戒毒父母與孩子建立健康的依附關係，不但令孩子在安全中成長，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信任他人、願意表達以及增強抗逆力，日後懂得愛與被愛，有力打破跨代吸毒的宿命。另一方面，孩子亦成為戒毒父母的保護盾，父母藉著與孩子正面、健康的親子關係，學習正確的依附關係，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去愛與被愛，擔起父母的正面角色。

因為「毒」，令吸毒父母無法單憑個人力量修復家庭的原貌，讓社工成為「毒家」的同路人，攜手並肩，讓他們面對毒品時可以有力地說「不」，走出毒品捆綁，尋找希望，邁向一個「無毒·有家」的旅程。

參考文獻：

1. Cyleste C. C., Christine E. G., & Yih-Ing H., Effects of Gender and Level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mong Parents in Drug Treatmen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rug and Alcohol Abuse. Vol. 29, No. 2, pp. 237-261, 2003
2. Fleming C. B., Brewer D. D., Gainey R.R., Haggerty K. P., Catalano R.F., Parent drug use and bonding to parents as predictors of substance use in children of substance abusers. J Child Adolesc Subst Abuse 1997; 6 (4) :75-86.
3. Ito Akira (2004). 愛，上了癮 (廣梅方譯)。台北市：心靈工坊。(原著出版於2000年)
4. Karine L., Myriam L. & Karine B., Parenting and Maternal Substance Addiction: Factors Affecting Utilization of 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 p.1572-1584. 2010
5. Mason, Paul T., Randi Kreger (2005). 親密的陌生人：給邊緣人格親友的實用指南 (韓良憶譯)。台北市：心靈工坊
6. Oriella C. & Jolyon G., 2008. Parental Illicit Drug Use and Family Life: Reports From Those Who Sought Help. ANZJFT
7. 周志建 (2013)。擁抱不完美：認回自己的故事療癒之旅。台北市：心靈工坊。
8. 武志洪 (2013)。愛，為何會傷人。台北市：四塊玉文創。
9. 林宥樺 (2016)。異色的童年 --- 談親職化孩童的創傷與復原。愛彌兒，愛我們的孩子：國立東華大學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所。

跨專業平台

跨專的合作是計劃不可缺的一環，社工把不同專業的所長、智慧編織起來，承托著每位參加者。

吸毒者新建 家庭常見形態及 家庭輔導之介入

方少玲女士

美國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
(AAMFT) 註冊家庭治療師

從家庭系統的角度來看，成癮問題是家庭系統毛病的徵狀，當家庭系統沒有愛的流動，沒有好好的連結，系統成員不能獲得愛，找不到安全的依附關係，個人成員便以吸毒去滿足內在缺乏愛的需要，以致令整個家庭系統穩定，是其中一個的生存策略。在戒毒的治療過程中，個人的毒癮戒掉了，然而，原生家庭系統運作沒有太大轉變，即病源沒有真正消失，甚至傳入了新建的家庭中，復吸的徵狀仍會出現。從治療的觀察中，每個吸毒者新建的家庭中也出現幾種的形態，這些形態似乎也是與原生家庭系統的運作模式有關的。

第一，由劇烈追逐至若即若離的婚姻相處模式。吸毒者本身在原生家庭裡，扮演著逃避者的角色，逃避問題是過往唯一的生存策略，這暫時性的策略同樣帶到新建的家庭中。當遇到困難時，逃避退縮者往往採用舊有「閃避走人」的策略，沒有真正面對問題，伴侶間便會形成追逐的婚姻相處模式，若伴侶是非吸毒者，大多都信任不足，於是一追一走的相處模式便越演越烈，甚至逃避退縮者再次採以毒品來解決積壓的情緒困擾。在面談中，發現伴侶們其實很渴望連結，連結也是吸毒者本身的需要，卻由於過去從吸毒歷史產生的依附創傷未有治癒，而無法連結，雙方都活在無奈、痛苦、矛盾的家庭系統中，於是形成若即若離的相處模式。

第二，管教子女的壓力及焦慮。超過六成的個案中，都是有年幼孩子的家庭，他們帶著一份焦慮進入新建的家庭，害怕子女會行自己的舊路，於是對子女特別緊張，卻缺乏有效管教親子的技巧，有時會採用權威性的管教模式，有時又以物質的填補代替愛的管教，家庭系統往往形成壓力，情感無法表達，內裡又得不到真正的滿足。若是雙職父母的話，照顧兒女的責任更放在上一代的手中，上一代的管教卻比較放任及寬鬆，子女在這些矛盾及不同的管教上成長，更是混亂。

第三，原生家庭關係衝突及疏離。由於個案的收入不高的原故，新建的家庭往往都會與吸毒者的原生家庭同住，隨了上述所提及的管教問題，婆媳或爺媳相處上還有更多的矛盾及衝突狀況，這些衝突更加重了婚姻次系統的張力，衝突、疏離、冷漠重重包圍下，系統的壓力再次累積及上升，嚴重的個案還會演變成家暴，最後也要搬出原生家庭，關係破裂，就算仍同住的個案，他們都表示心裡的渴求，便是快些可以搬出這原生家庭。

可惜，過往的治療似乎只側重於吸毒者，把問題的歸因放在個人的問題上，只處理病癥，對於病源往往無能為力，吸毒者往往被視為問題的根源，甚至是破壞家庭關係的主腦，加劇了吸毒者的逃避及退縮策略。因此，在家庭治療中，治療師除了藉繪畫三代的原生家庭圖作為問題評估，更重申把問題外化於家庭系統中，個人的行為問題只是家庭系統的表徵，讓案主們明白不去面對，問題只會像病毒般一代傳一代，讓逃避者重得面對問題的動力。此外，在情緒取向的婚姻治療中，更把夫婦關係問題外化於負向的互動模式，在治療中會先讓吸毒者及與配偶/伴侶了解這互動的模式，經驗這互動中的深層情感及需要，明白這互動如何帶來關係上的痛苦，然後更把這互動視為敵人，讓夫婦可以因此聯盟，共同殺敵，這是第一階段的治療。

然而，在吸毒個案中，這階段往往比一般的夫婦治療更長，由於以上種種的關係角力，關係上創傷性歷史會較多，多重創傷性會形成情感失調，往往同時會有反應性攻擊 (Flight/Fight) 或自衛 (Immobilisation) 的情緒反應。當刺激出現或感到不被信任，情緒便突然推到兩個極端，做出衝動的行為或完全自我關閉，久而久之，形成焦慮逃避的個人生存策略 (Fearful/Avoidance)。在吸毒個案的治療中，夫婦間多經驗及表達的都是表層情感，以致雙方經常被提昇至極端情緒及行為，要把夫婦聯盟確實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這樣，情緒取向已在治療過程提供一個安全的治療場景，若要有效發揮治療，個案必須額外進行個人的創傷治療，擴闊容忍的窗口 (Window of Tolerance)，以致夫婦能有安全地經驗及表達深層的情感、需要，達至聯盟及連結。

綜合治療上的觀察及介入，看來原生家庭系統的痛苦，循環不息，也再次成為下一代走向吸毒問題的病源。大部分的個案都在第一階段中，能減緩了夫婦間的衝突及角力，令夫婦重得治療的盼望。實際上，他們仍帶著復吸的陰影，家庭系統仍處於不安全的依附關係，復吸徵狀也因此而無可奈何地再次出現，因此，吸毒者的家庭最需要的是整個家庭系統的治療，包括需要更針對性的治療，進入情緒取向婚姻治療的第二階段，去會改變互動的位置及連結，以及第三階段，去鞏固及整合正向的改變，才能建立一個安全連結的家庭關係及相處模式，終止復吸徵狀的行為。



從「身」出發

黃文廣醫師

康德堂中醫診所

計劃鼓勵伴侶雙方一起應診，事實上，這令伴侶更能指出對方身體上的不適，而我亦可根據不同的病徵作出診斷，當中發現不少戒毒者的不適，除了是因毒品影響外，更多是和生活作息有關，透過向他們講解後，有助減低伴侶每每將不適和重吸劃上等號的疑慮，減少不必要的誤會，有利社工的跟進。而且伴侶雙方得知調理身體的方案後，可使他們更有動力處理自己的身體健康問題，並在伴侶鼓勵下實踐他們注重健康的計劃。

而且我在應診的過程中，亦發現吸毒者在注重自己身體健康的同時，更關心伴侶的健康。他們往往透過伴侶一些平日細微的對話及行為表現上，注意到對方身體上的不適，如咳嗽、勞累，雙目發黃等健康的警號。而當這些警號出現時，他們常常比枕邊人更主動向我問症，尋個明白，而對伴侶的關懷和照料便在陪診期間顯露出來。於是透

透過參與「無毒有偶」戒毒輔導計劃，讓我接觸不少吸毒人士及他們的伴侶，藉中醫介入，跟進他們和伴侶不同的身體狀況。但計劃中的中醫服務，並不止於醫治參加者的身體狀況，而是和社工一起施針用藥改善參加者的伴侶關係。

過和社工協助演繹和表達，放大他們對伴侶的關顧，讓伴侶之間的親密度得以提升。

再者一直以來，吸毒者經常是伴侶關係中的受助者或問題製造者，令他們常生自卑感，在關係中處於被動，所以社工往往會先和我作溝通，好讓我能掌握他們的身體和伴侶狀況，以便我於診症期間，可向他們授予相關食療、穴位按壓等方法以舒緩伴侶的症狀。讓過往常處於問題製造者的一方，可藉此擔當起關顧者及照料者之角色，當他們的付出受到對方肯定，自尊心一點一點得到確立，自我形象亦可逐步提升。而且，被照顧者亦能感受到伴侶的愛惜，使伴侶關係更見理想。

我很高興能計劃透過醫社合作和戒毒者不懈的努力，令他們的身體日漸好轉，精神慢慢得以恢復，而且伴侶的互相勉勵令戒毒者於戒毒路途上感到不再孤單，更加積極重新生活，開創更明亮的新生活。

鏡頭下的加油站

Suteki Hung
Project Director, SH

Designer House

家庭照對於一般普羅大眾是尋常事，因我們都會在不同的場合節日，拍下家庭照留念。而我喜歡在拍攝前和拍攝對象說說笑、傾談一下，讓氣氛輕鬆點，亦令我明白對方多一點，令拍攝可達對方的要求和期望。但當我和他們交談，了解後，發現家庭照對一班吸毒人士和家人來說是十分珍貴，因著種種原因他們很少和家人相聚，參與家庭活動，所以和家人拍照留念的機會少之又少。

為他們拍攝過程中，我看到每位參加者和家人都很認真參與，有些參加者因甚少拍攝，姿勢表情有點生硬，但當我鼓勵他們回想和對方的甜蜜片段時，他們都可即時放鬆，讓我捕捉他們自然流露的一刻，令拍攝順利完成。我可以在拍攝過程中為他們找回甜蜜，並且將這一刻拍攝下來。我想，這正是推動我成為攝影師的原動力，尋找人世間

記得當年投身成為攝影師是為著追求一份真實感，因我可透過鏡頭捕捉生命不同的真實片段。參與「無毒有偶」戒毒輔導計劃是基於一份使命感，希望可為社會做一點事，可透過光與影、鏡頭，拍攝一班受毒品困擾人士、伴侶和家人之間真實、動人一刻，為他們的生命故事留下回憶。於是我便帶著這份使命參與計劃，為接近30個家庭拍攝家庭照，想不到拍攝過程帶給我很多開心、難忘的回憶。

最真摯的一刻。我相信當他們收到相簿時，會發現相簿不只一張張照片的拼合，而是滿載著由家人愛與祝福而成的加油站，這個加油站可以成為參加者的原動力，驅動他們放下毒品，和家人努力往前行。



毒鴛鴦

鄭家輝社工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

計劃中的阿 SAM(化名)和雯雯(化名)，是育有一個 2 歲女兒的年青伴侶，他倆慣常吸食氯胺酮及可卡因。他們約十多年前於 Disco 開始吸食第一口毒品，並且在 Disco 相識萌生感情，繼而結婚生子。可惜的是阿 Sam 與雯雯這一路上的愛情中仍夾雜著「毒品」這個第三者，影響他們的相處和關係。阿 Sam 憶起結婚後這幾年相處的時間由以往一起去逛街看電影拍拖，改變為一同吸毒一同迷糊渡日的時光。

「你有冇錢拎呀？」

「你食得多過我喎，你咁自私自己食咁多……留咁少俾我」

「你俾唔到五百蚊我，我咪拎去典當咗隻戒指囉」

一次又一次因著沒有錢吸毒而爭執，因著感到彼此分配毒品不公而互相埋怨，甚至欠債和典當渡日，令往日的甜蜜及愛不知不覺的消失，兩人的關係變得更緊張，最終破裂。

計劃踏入尾聲，回顧這段時間曾接觸的伴侶，當中有剛踏入教堂攜手走進婚姻的、有相伴數十載的老夫老妻、有剛從戒毒院舍脫毒離開的、亦有仍在毒海中苦苦掙扎著的。而每一對伴侶的愛情故事背後有著不同的心路歷程和起起跌跌，這一路走來背負著很多的重擔和傷痛，不斷帶著憧憬卻常遭遇到失望，但幸而，他們面對著未來還是能帶著一份份盼望。

阿 SAM 對沉迷於毒品的雯雯感到憤怒，同時自己亦感到十分自責和內疚。

「戒啦，戒啦，係時候要戒啦。仲想咁樣落去幾耐？你都唔想阿囡有個道友咁既阿爸阿媽架」，這番說話在阿 SAM 腦海徘徊，思前想後，又加上感到毒品對自己的身體和精神有所影響，因此阿 SAM 期望加入計劃，讓雯雯與自己能正視及處理毒品問題。

不過相對阿 SAM，雯雯明顯欠缺動機作出改變，「我食少咗好多架啦，食又得唔食又得，你搞掂咗阿 SAM 先啦」「阿 SAM 痴線架，佢自己有精神問題，我有架」「我控制到(吸毒)，佢冧車係佢既事，你要幫就幫佢啦」工作人員與雯雯認識了一段時間後，雯雯常會以此拒絕工作人員的提議。

鑑於雯雯對毒品的察覺較少，她對於工作人員亦有所抗拒，工作人員的輔導及介入只能集中於阿 SAM 身上。由於阿 SAM 和雯雯對於毒品的覺醒和正面改變的動力有異，加上生活上常出現的爭執、債務的壓力、精神健康上的影響，令兩人關係充滿著破損並愈見糾纏，戒毒進程上互相拉扯，前路愈見困難。

阿 SAM 憶述曾有一段時間積極嘗試作出改變，訂下入住戒毒院舍的目標，主動接觸院舍服務及按時參與入院前聚會。當時阿 SAM 充滿著決心作出改變，在行動上一步一步作出實踐，直到入院舍前兩天，雯雯與阿 SAM 出現了一場激烈的爭執。

「你入咗去戒毒留番我係度對住你阿媽，咁我點算」「你就風流快活入去戒毒，我就仲要捱。阿囡 D 學費家用邊個俾呀？」「之前你應承過俾錢我架，你係咪男人黎架」雯雯這些話不停撼動阿 SAM 戒毒的決心，令他感到憂慮和忐忑，最後放棄入住院舍。對於伴侶不住的打擊和抱怨，加上現實上的困境，令阿 SAM 充滿著氣餒和無奈。

「無毒有偶」計劃為這個家庭提供一個適切的契機和介入點，透過家庭治療師的輔導、不同形式的活動等讓這個充斥著洩氣和負能量的家庭添加正面力量和新元素。而計劃上的設計和取向，予以工作人員更多資源和啟發於個案工作上的介入。「伴侶愛漫遊」給予阿 SAM 和雯雯再一次投入和享受兩人約會相處的樂趣。「好耐我地出街都有拖過手，冇去過拍拖，呢一日既約會，我地之間不再只有毒品，我地係緊緊拖住對方」。計劃讓他們重燃了拍拖時的那份甜蜜，暫時放下彼此的不滿……

另一方面，雯雯開始時對戒毒服務感抗拒，但計劃透過家庭治療師的輔導令兩性關係改善及提升親密度，讓雯雯意識到伴侶關係上信任的重要。因著對阿 SAM 和女兒的愛，重視一個整全家庭，雯雯終於開始願意投入計劃，參與各項活動。



我遇見 「他們」

劉志霖社工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

參與「無毒有偶」戒毒輔導計劃的男士參加者，「他們」除了受到吸毒問題所困擾外，亦身處作為丈夫、為人父親的難處。計劃針對他們的伴侶和家庭體系作出介入，從而提供協助及服務，好處是能夠更立體及全面作出評估，透過活動計劃作出服務回應；相反，有些男士個案會因為擔心被伴侶揭示自己太多實況，因而於計劃中淡出。然而，在不斷探索的經驗中，計劃內我們遇到不少參加者均是首次接觸中心戒毒服務，這確實是難能可貴。而今天他們願意嘗試從吸毒中走出來，正正是期望往後於戒毒路途及親職的生活上，可以如「無毒有偶」計劃的精神，持續嘗試，不斷改進，與另一伴建立美滿家庭。

計劃中不少的男士們常常受吸食毒品的經歷影響著，在生活上變得逃避。他們表示在家中尤如有無形的目光監視下生存。那種「無形」的壓迫，令他們會感到被批判、質疑，甚至覺得受到指責。這種負面感覺，很容易觸發和伴侶相處上的衝突。因此，縱然已經戒除毒癮，但長期置身於這種生活模式下，他們最後可能又會於毒品世界內游走。

作為他們的社工，我感到十分可惜。撇除他們的吸毒問題，他們在生活上努力改變，但這些改變往往在伴侶眼中卻如一文

不值，因伴侶只著眼於對方是否戒掉吸毒，而其他於生活上甚或是伴侶關係上的問題，已經一概不理。雙方落入困擾的循環，與「苦」過活，失去了「家庭」、「親情」的樂趣！

有時候，吸毒者的伴侶無心的說話，但他們聽起來卻一觸即發，令原本已備受吸毒籠罩的家庭，再加上夫婦伴侶間的衝突而雪上加霜，對「他們」來講，每天一直面對著同樣的困境、同樣的說話，處身家中，感到自己角色、位置越來越渺小，與伴侶的距離越來越遠。



「偶」然遇上

計劃中，遇上了阿黃(化名)的家庭。從最初個案形式跟進阿黃，透過醫療及生活規劃介入協助處理他的吸毒問題。我記得參與計劃初期，黃太對阿黃毫不欣賞，經常埋怨阿黃在家中逃避、抽離，兩人長久以來的關係已經陷入谷底，再加上毒品困擾，家中氣氛極為緊張，影響家中女兒們的成長。及後參與了計劃不同的活動，他們二人由參與家庭支援活動、家庭探索營，再願意接受家庭治療介入等，藉當中機會讓阿黃得到太太的肯定及重新啟發他埋沒已久能力，例如阿黃多年來沒有認真工作，其後他曾經一日打兩份工，又如過去阿黃常自己一個躲藏於房間，進而嘗試踏出房門並與兩個女兒玩耍。這一切的，讓太太對阿黃有新的理解及新的發現，亦

重新去尋找對這個「家」有轉念、有愛的期望。阿黃這個例子得來不易，他的現況並非單靠計劃中一次活動就能夠協助改變，實需要一磚一瓦慢慢建構出來。

經過計劃內社工的努力協作，鼓勵黃太參與家庭支援活動，並同時間於子女成長課題上作出介入，令黃太有盼望、有喜悅！一點一滴信任計劃，工作員力邀他們接受家庭治療面談，讓阿黃有機會表達他迷失的成長片段，令他不致懂得去表達愛。同時，他被過去吸毒的經歷所困擾，只能一直隱藏自己，未能了解妻子的期望。雙方在獲得表達及了解後，兩人就如重新連線一樣，從得到伴侶明白所想所感，他亦開始嘗試作出回應，嘗試表達！

一個「冰壺」

記得一次宿營活動中，黃太於小休時取出了一個「冰壺」，指出於家中廁所再一次搜獲得到，期望從社工口中証實阿黃仍在吸食……黃太很想知道答案，同時阿黃很想逃避，追追趕趕的關係又再次重演。過往阿黃只有一個吸食毒品世界；當有了伴侶，有了女兒後，看似他的世界理應會變得多彩而充實，但為何他卻仍逃避及繼續孤立自己？

當家庭遇上毒品，產生的並不是等於兩個問題加起來簡單的運算，實際是毒品令家庭問題變得無限放大，無盡伸延。與此同時毒品繼續向他提供無盡抽離的空間，毒品的拉力使「他」與「家」的關係拉得更加遙遠。對吸毒者來說，為了打破家庭被撕裂的困局，容讓自己簡單的說出心裡話實在困難，而進一步要他們面對家中伴侶

及子女，需要更多的勇氣。要他們能夠接納自己，縱使經歷戒毒路途上的跌盪，仍能朝著改變之路進發，更是不容易！

藉「無毒有偶」戒毒輔導計劃，我期待著這群受毒品困擾的男士們於改變路途上的努力、轉變能被看見，期望著『他們』能接納自己及伴侶，而我更相信在這條路上一直願意予以支援及讓「他們」作出轉變的往往是與『他們』同行的家人們！而我，從計劃開展初期「跑」到計劃終結，當停下來的這一刻，才有空間去感受到這計劃珍貴的一面，讓我接觸到「他們」家庭真實的一面，從他們的對話、相處，讓我懂得如何去「愛」及體會「愛」家庭！

盼望，「無毒有偶」戒毒輔導計劃雖然劃上句號，盼望『他們』和伴侶們，繼續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愛」！



與計劃相遇

與計劃相遇的旅程中，
參加者都發現了生命中不同的瑰寶。



關係·可以·療癒

「家庭治療對我們的幫助非常大。
見過治療師三次後，現在的關係跟以前完全不同！」
阿芬以振奮聲音回答。

阿芬及阿明

計劃參加者

阿芬(化名)與阿明(化名)相識了十年，期間兩人相戀，但過程離離合合。大半年前，兩人決定再相戀並同居，可惜不久阿明因與阿芬爭吵而重新吸毒。但由於阿芬懷孕，所以兩人決定組織家庭，而阿明入住院舍進行戒毒療程。

阿明加入計劃時已於院舍住了3個月，由於兩人糾結的關係是阿明重吸的原因，因此院舍社工努力處理兩人的伴侶關係，及後知悉計劃著力提升伴侶關係以鞏固戒毒動機，便轉介個案給我們跟進。

阿芬和阿明各自的感情生活都不順利，他們與前度伴侶經歷過苦戀、離婚、傷痛的離別，大家都有著不同的感情創傷，因此兩人參加計劃前都表示對關係不抱太大期望。而計劃安排了家庭治療予他們參加。神奇地，他們接受家庭治療不久，伴侶關係立即得到改善，至今，他們已經停止參與家庭治療兩個月，而關係仍然持續改善中。

阿芬曾經說道：「原來只是自己在鑽牛角尖。我一直都以為自己將阿明『睇通睇透』，原來他背後有很多不愉快經歷，影響他現在好多決定，但我是不知道的。例如以前阿明要我與他的父母保持距離，不要太親近，我感到為難和壓力，因為他的父母實在很關心我。我當

時認為他是自私，強行要我跟從他。為此我們多次大大吵鬧。原來這是阿明與家人相處的智慧，他希望保護我才作出這樣的要求。我了解到自己是因過往得不到家人關心，所以好渴望得到別人的關心，當阿明要我與他父母保持距離，我便對阿明很生氣，覺得他要將我一直渴望的關係奪去。」

阿芬逐道：「計劃讓我明白要多了解阿明，也反思到自己為何會以這角度看他。雖然阿明之後再沒有提到自己的過往，平日依然很少表達自己。但我現在能見到他的優點，還覺得他的優點越來越多！現在他很精神、很努力工作。之前一直以為他不可能做到的，原來他也能夠做到！」

雖然因資源所限，計劃只能提供數節的家庭治療給他們。讓透過治療師，阿芬與阿明理解彼此的負面情緒如何引發關係的負向循環、理解負面情緒背後的需要和意義，並引導他們建立新的相處模式，不要受負面情緒操控以傷害彼此的關係。現時，阿芬已入院待產，阿明則改為每星期返回戒毒院舍一天。我們相信孩子出生後，阿芬與阿明仍要面對新的困難和挑戰。但跟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他們可以在家庭治療師建立的良好基礎上繼續學習和磨合。

我們 結婚了

2015年5月，Jacky(化名)和家恩(化名)由一戒毒機構轉介參與『無毒有偶戒毒輔導計劃』。

「我地計劃於10月結婚，希望可以在結婚前見下治療師做個婚前輔導，我聽朋友講結婚前能夠接受個婚前輔導會好D」，於第一次面見時，家恩向工作人員表達說。

「其實我覺得都有呢個需要架，大家拍左咁耐拖，一齊住都住咗幾年，都知大家脾性架啦，不過家恩話要咁咪要囉」Jacky 單獨與工作人員面見時說。

Jacky 和家恩相識於微時，於二十歲時重遇後發展為戀人關係，很快地亦一同居住，伴侶關係已經維持超過十年。於2015年初，Jacky 和家恩決定於年尾攜手步入教堂結成夫婦，然而因著Jacky 在毒品上和經濟上的問題令家恩憂心不已，對於未來的婚姻有著不少的擔心和害怕，因此期望計劃中的婚前輔導服務能協助兩人解開心中心芥蒂，增強彼此對婚姻的信心。

Jacky 吸食可卡因和冰毒超過十年，於2014年開始接受戒毒輔導服務並於2015年開始停止吸食毒品。在接受計劃前三個月曾復吸一次。

家庭治療師計劃為兩人提供8節婚前輔導服務，當中包括讓雙方了解各自家人系統的關係和影響、了解「愛」的語言、溝通模式、理財計劃和對未來生活規劃等，讓Jacky 和家恩在不同範疇上

Jacky 及家恩

計劃參加者

能互相了解和思索。

「冇諗過會傾到咁深入，亦有諗過我地一齊左咁耐我一直捉錯用神。我以為自己之前做左好多野亦做得好好，但總係唔明白佢點解一直好似好唔鍾意亦唔會欣賞。而家傾完我先知原來我有真正了解佢需要D咩，大家對『愛』既表達亦有共識，我一直俾既野並唔係佢想要既野，令到有時我盡力對佢好但只會弄巧成拙。」「我不嬲都唔係一個好仔，hurt 過佢好多次，而家諗番我都覺得我真係好衰，我戒過好多次毒，但一次又一次令佢失望，但佢仍然願意同我一齊，我都唔明我有咩好令佢對我咁好。」Jacky 表示。

家恩說「呢幾個月一路準備婚禮一路好忐忑好多野諗，有好多既擔心，擔心佢又會爭人錢，擔心佢會食番，擔心佢會唔會突然又唔知賴左D咩野返黎。好多謝治療師俾呢個機會我地咁深入去傾和學習，每一次見面我都見到Jacky 更多既一面。之前講到佢對我既好，但既眼淚俾我知道佢對我既愛，亦感覺到佢既真誠和辛苦。」

家恩續道「唔知未來條路會點，但我知道我選擇左佢，呢條路我地會一齊行落去。」

憑著信心和愛，Jacky 和家恩已於2016年10月結婚，亦步入人生新的一頁，冀盼兩人繼續肩並肩一同步向未來美好新生活。



繼續並肩
一同步向美好新生活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新念坊

中心簡介

中心於 2008 年 12 月成立，協助受毒品困擾人士開拓新視野。「新念坊」啟發新意念，讓他們心隨念轉，重建生命意義，活出璀璨的人生。

服務對象及目標

- 協助吸食危害精神毒品人士戒除毒癮，重建生命意義，同時為其家人提供支援。
- 協助有潛在毒品危機人士，增強抗誘能力及建立健康人生。
- 透過預防教育，協助青少年及社會人士認識及預防吸危害精神毒品，共建無毒社區。
- 提供專業培訓，加強相關服務的專職人士預防及處理毒品問題的能力及技巧。

服務範圍

沙田、大圍及馬鞍山

服務內容

全面支援：透過個人輔導、治療小組、興趣小組、家人支援工作等手法，協助吸毒人士脫離毒害，正視個人需要，並重新掌握生命，建立健康人生。

及早預防：為學生、家長舉辦禁毒講座、小組教育工作、教師專業培訓及社區教育活動，增強社區預防毒品的能力。

外展策略：透過外展手法到服務對象聚集的地方，主動接觸有潛在毒品危機的服務對象，以達至「及早識別、及早介入」的效果。

社區協作：連繫團體、學校、家長、其他持份者及社區人士組成網絡，接受轉介，並透過宣傳及推廣活動，共同建立關懷支持的社區。

申請服務

有需要人士可致電，或經機構轉介提出服務申請。

服務專線

8202 1313